

善良的日子

雀翎 著



善良的日子

雀翎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善良的日子 / 雀翎著.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6.2
(浙江电力作家丛书)
ISBN 978-7-5354-8435-2

I. ①善… II. ①雀…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35138 号

责任编辑: 沉 河

责任校对: 陈 琪

封面设计: 江逸思

责任印制: 左 怡 包秀洋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武汉市首壹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 毫米×1020 毫米 1/16 印张: 16.25 插页: 2 页

版次: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55 千字

定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善良的日子 / 1

独自生活 / 40

失魂者 / 77

离人泪 / 123

转身 / 166

爱断情伤 / 202

无非是戏 / 233

困惑 / 245

善良的日子

—

周秀贞听着窗外的蝉声，在房间一隅轻纱般细薄的帘下独坐着。她微微地一低头，抿了一口杯中的摩卡咖啡，目光始终落在窗帘外一大一小的两个人影上，仿佛此刻的她正一心一意地为着他俩而存在着，别无所求。楼下小区的公共乐园里，女儿带着不满三岁的小外孙在树阴下追逐、嬉戏，一阵阵欢快的笑声和小人儿奶声奶气的童音随着夏日雨后的缕缕清爽的风吹进她的窗口。

“真是的！”秀贞自言自语地抱怨道，“离了婚还笑得这样开心，简直是没心没肺！”她抿完了杯底的最后一滴摩卡，站起来，掀开帘子出神地看着女儿在草坪上将天真可爱的小男孩紧紧抱住再高高举起的喜悦模样，双眼中竟然起了一层薄雾，恍如刚刚下过的那场江南细雨迷离了她的视线。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这是夏婵离婚后对她说的，也是十六年前夏岩站在老式公房的窗前脱口而出的话。更可气的是，父女俩都说得如此理直气壮，干脆利落，不容有任何回旋的余地。秀贞心里生着恨，却寻不出半句责备的话来。

十六年前她无言地目送了夏岩拎着一只皮箱净身出户，眼角竟然没有一滴泪痕。他站在门口低沉地回头望了她一眼，再扯起嗓门对小房间中的女儿高声地说：“婵，爸爸走了！”十六岁的婵甩着一根马尾辫快步奔出来，她走到母亲跟前却止了步，隔着一段距离伤感地看着父亲，泪水夺眶而出。

“爸爸会回来看你的。”面对女儿，这个男人总算有了一点愧疚之情，他放下皮箱走到夏婵面前动容地用他粗大的手掌抚了抚爱女那张跟她母亲年轻时一样楚楚动人的脸，轻声重复道：“爸爸会回来看你的。”说话间不经意地抬头看了妻子（不，是前妻）一眼。

秀贞本能地避开去，她受不了这出父女间煽情的戏，当不好他们之间唯一的观

众，于是她别过脸去冷冷地吐出一句：“你快走吧，别耽误时间了！”话一出口，便意识到话中一个无法回避却时刻都在回避的问题——她要让他快走到哪里去？哪儿是他不容耽搁的目的地？呵，想必在菰城的某个地方那只狐狸精早已等得不耐烦了。

当十六年前的那个初秋的午后，夏岩拎起皮箱吱嘎一声把老式商品房的沉重的铁门带上时，秀贞的心不禁颤抖了一下，心海中反复荡起他临走时对女儿的话。呵，他会回来看女儿的！这个家已是他舍弃了的，居然还好意思用“回来”两个字！

.....

跟夏岩相知相爱，然后嫁到夏家偌大的老房子里直到最后搬进老式商品房，秀贞做梦也没想到他们有朝一日会离婚。她和年幼的女儿曾像两只小鸟般依偎在男人宽大的怀抱中尽情地享受着这个男人的爱抚和宠幸，她以为可以这样幸福到底。

夏岩是独子，由于他父亲的缘故自幼就经历了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变迁，而年轻时他身上倒是没有一点资产阶级少爷的做派。当年他毕恭毕敬地坐在周家简陋的堂屋里，听着沈家姆妈和周母慢声细语的谈笑，时不时地用余光张望着里屋的一扇木门。房间的木门被秀贞虚掩着，小弟从门缝里看着外头的彬彬有礼的来者——他未来的姐夫。

“阿姐，他穿着西装还打着领带呢。”小弟笑着回头，神秘地说。秀贞啐他，自己却不由得从床沿上站起，来到镂空的雕花窗前窥探起堂屋的那个人来。

“秀贞，你出来陪陪客人！”周母从竹椅上探身喊，她显然看到了镂空窗下女儿的情影，便努了努嘴，嚷，“躲在屋里做啥？又不是什么闺房小姐！”

小弟俏皮地捂嘴笑，他开了门将姐姐推出房去，自己则一溜烟似的跑出家门。秀贞一脚踏在堂屋中灰泥地上，一抬头，恰好与夏岩的目光撞上，一时间羞红了脸。沈家姆妈不失时机地赞叹起秀贞娇小玲珑的身材和清秀的容貌来。

“是啊，别看我们阿囡长得清秀文静，她七二年还下乡，教过一帮淘气的乡下小孩呢，那年也不过十六七岁。”周母说道，说完便欣欣然地看着她。母亲凝视她的神情就好比是若干年后的自己凝视女儿夏婵那样目光充满着爱怜，而当初她还不能体会一位母亲对女儿的浓情，只因她眼眸中映出的全是那个衣冠楚楚的他。

他在笑，她看出来了。他牵动嘴角，笑意在他深邃的目光里：“你好。”他朝她伸出一只手，而握与不握竟让她费尽思量。最后还是沈家姆妈给了她勇气，女人呵呵地笑道：“两个人拉拉手，下次就认识了。”

谁知这看似不经意的一握手，竟握成了一对冤家。

“其实，我早就看上你了。”此后的某个夜晚，夏岩和她并排走在菰城沿河的柳

荫下，对她喃喃地吐出，“你穿着一身乔其纱连衫裙从东街骑着自行车一路过来，飘逸得像一阵风，从我身边经过时那香气扑鼻而来，真迷人。”她含着羞，笑而不语。

她是他当初一眼看中的女子，所以他才托了沈家姆妈来周家相亲，在长辈面前假装他们是初次见面——这个男人总是那样有预谋，却让人对他没有半点防范之心。

嫁入夏家四进深的院落，婆婆的脸上太多的悲喜，她一如既往地以一身素白的斜襟布衫吊唁着她的丈夫和那段逝去的岁月。新婚第二天，婆婆盘着旧时的发髻端坐在厅堂上顺手接过秀贞端来的茶水，打量了她一会，问：“你不是贫下中农家的孩子么，怎么穿出来的衣裳一点也不朴素呢？”秀贞下意识地看了看身上那套粉色的呢料衣裙，再看了看陪在一旁的新婚丈夫，尴尬地笑起来。

“姆妈，看你讲的，新娘子当然要穿新衣裳，何况现在是八十年代了，你不能总用老眼光看人了。”夏岩在关键时刻替她打圆场。惹得婆婆抿起嘴半玩笑半认真地责备他娶了媳妇忘了娘。

婆婆带着一缕轻愁依偎在厢房门口一把藤制的摇椅上，面对深而窄长的天井，一段婉转悲凉的越剧花旦唱腔从手中的半导体收音机里凄凄然地唱出来久久地笼住了一个孤独老妇的心。她一旦进去就出不来了，眼中总会泛起一股浑浊的泪水，也不知那悲角口中唱起的故事到底是别人的还是自己的。

婆婆的故事可能要比越剧里反复吟唱的故事要深远得多，秀贞想，所以她总是不敢去打搅这位听戏的老人。她悄然地做着她的儿媳，在婆婆的举手投足间无意识地模仿着旧时女子的优雅。

一个骤雨初歇的初秋的傍晚，她把一杯新沏的铁观音放在婆婆的跟前，正要转身离开之际，半导体中的越剧被婆婆“啪”的一声关掉。一个苍老的话音从婆婆口中发出，让她不禁一怔——“秀贞，你过来！”（这苍老之音竟与优雅的婆婆如此的不相配。）

秀贞又回到婆婆跟前，顺手搬了把竹椅坐下。这天，婆婆絮絮叨叨地讲起她年轻时衣食无忧的生活，讲起她和公公的那一段陈年旧事。说他们曾经遭遇的那场变革，十年的时间竟使旧时养尊处优的娇太太一跃成了一名与自家男人并肩作战、凭着一双手争取微薄工资的新时代劳动妇女。而等到一九七九年底一份文件下来，政府归还了夏家所有的资产，公公却再也无福消受了。

“伊精瘦的样子有气无力地困在床上，到底不肯相信自家的家产会失而复得。伊一遍遍地问我是不是真的……唉，伊要是能再拖一两年就能吃到你和岩儿的喜酒了……说到底还是女人比较坚强些。”婆婆讲起公公怨声载道，而脸上却始终浮着淡

淡的笑意。

婆婆用苍老的话音慢吞吞地讲述起那段陈年往事，仿佛比越剧里的唱词更凄婉动听。以至于郁郁寡欢的老妇人去世后，这些吴依软语还如此轻盈地荡在某个凄清的夜里催生了秀贞两行伤感的清泪。

“看你这副样子，不像是我的女儿倒像是你老去的婆婆养出来的。”偶然一次回娘家，周母看着秀贞忧愁的神色，努着嘴埋怨道。

.....

女儿夏婵的童年一半是在老房子里度过的，这漂亮的小囡在婆婆去世后的第二年便呱呱地降生在了夏家，眉宇间流动着的一股神气竟使秀贞不自觉地想：这小人儿会不会是婆婆的轮回转世？

梅雨时节，小人儿穿着碎花裙安安静静地搬一把小竹椅子坐在厢房门口看着串串雨珠从棱形的屋檐上一滴一滴地落下来，落在天井里的一块青石板上溅起朵朵水花，她双手托着下巴那专注的模样儿真是让秀贞百看不厌。

夏岩的那部傻瓜相机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最时髦的物件，是托同事在上海淮海路上的一家百货商店买的。他时常兴致勃勃地在菰城的山水间以及自家庭院的角落落里将她们母女俩的百媚姿态定格下来，而后欢天喜地跑到暗房中去冲印。

纵然那段旧时光再美好也终究经不起年深月久的打磨，可谁又能否认这个男人当初对她们母女的一往情深呢？

二

法国梧桐上的蝉鸣一声比一声急切，天空里到处弥漫着雨后初晴的潮湿气味。一大一小的两个人儿下了秋千架，偶尔地一晃荡，从树枝间抖落下来的雨水竟打湿了他俩的头，于是两个人追赶着奔跑起来……

二楼房间的一隅，轻纱般细薄的窗帘被微风一股一股地吹起，母亲周秀贞的手轻轻掀开帘子的一角，目光定定地落在那公共乐园里，倒好像是在偷窥着什么。

夏婵穿着雪纺长裙，微卷的长发被她随意用皮筋绾起，脸上绽开着母性柔和的微笑。她抱着儿子来到母亲房门口，阳阳在她的怀中扭动了一下，小手指着房里这位端庄的老妇人嗲嗲地唤起：“外婆！”于是她放下这小人儿，任由他迈着欢快的小步子向母亲走去。

秀贞惊觉般怔怔地转身，见到外孙，一朵菊花在脸上静静地开放。她俯身抱住阳

阳，一个劲地在他的小脸上亲吻着：“我的阳阳，我的小心肝，小宝贝……”

手机响了，婵下意识地扭头，动听的铃声隔着一扇门不紧不慢地传出来，一下下地敲着她。这乐曲是她最钟爱的《神秘园》，一种轻细的召唤力从渺茫处落到真实里来，怎么也挡不住。于是她飞奔进自己的房间抓起搁在床头柜上的手机，几乎连号码都没看便接听了——“喂。”她轻轻地哼出，表情是木然的，看不出是悲是喜。

她散开微卷的长发站在镜前，将连衫裙一件件地放在床上，又一件件地拿在身前比试，她飘逸地旋转着，而后注视着镜中的自己，那样子仿佛是要出席一场盛大的晚宴。

“出去呀？”母亲牵着阳阳向她的门前探着身，灿烂的菊花仍绽放在她的脸上，“是不是那个叫康辉的上海人约你啊？”

婵恍然地回头，再无趣地将床上的长裙一一地挂回衣橱中，又犹豫地将长发按先前的样式随意地绾起，轻描淡写地一句：“哦，是苏扬打电话来，要看他儿子呢。”

“是苏扬啊，那让他来家里吧，我烧几样小菜留他在这吃夜饭。”秀贞欣喜不已，低头深深地看了看小人儿，“阳阳，爸爸要来了！”

“姆妈，”夏婵低喊，那声气显然是有些不耐烦的，“我们已经约好地点了。”走到母亲跟前伸手接过孩子，在两个女人的目光对视中，她们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失落却谁也不相问。

在迪欧咖啡厅具有西欧复古情调的大堂内，一位短发的娇小女子正在钢琴前专注地弹奏着一曲理查德的《致爱丽丝》。音乐如同光阴般舒缓地流淌着，一点一点地浸透着此刻的静默。

苏扬认真地用刀将盘中的烤得七分熟的牛排细细地切成小块而后再用叉子一块块地叉起来放进儿子的小嘴中。儿子津津有味地咀嚼着口中的食物，目不转睛地看着父亲。

夏婵看着对面这对父子，仿佛是在看一出专门为她而演的独幕剧。她抿着嘴无言地笑，玩味着舌间一股拿铁的味道，蓦然间想起了自己的父亲。

一个女孩子，十六岁的花季正需要父母共同的呵护和灌溉，而她的父亲母亲却要分开，从此撞开婚姻的围城彼此互不相干。“我对不起你和你姆妈。”这是父亲离开她们后对她说起的话，这话不带任何忏悔之意，纯粹只代表着男人的愧疚之情，仿佛婚姻一开始就是错的，而他的逃离是为了纠正这场错误。她曾经与父亲也是这样

面对面地坐着，头垂得很低，嘴里细细地咀嚼着一个肯德基的汉堡，沉默不语，那伤感的样子倒好像是因她犯了错而导致了家庭的破裂一样。而父亲就这么深沉地凝视着她，时不时地反复说着：“我对不起你和你妈妈。”

“想什么呢？牛排都凉了。”苏扬打断了她的思绪，又一把猛地将她拽回到现实中来。现实中，音乐和时间一起静静地流淌，食物在清脆的流淌声中渐渐冷却，面对面的两个人早已脱离了夫妻关系，彼此的语气有了一点点生硬和客套，而身边坐着的小人儿竟一脸无辜地旁观着赋予他生命的父母。

“哦，没什么。”夏婵笑了，她开始利索地切起盘中的食物然后再大口地塞进嘴里，问苏扬，“怎么样？最近混得还好么？”

“好啊。”苏扬故作洒脱地接口道，“轻松自在，日子不要过得太惬意哦。”

她抬头瞟了他一眼：“没人管的日子舒服吧？赶紧找一个收收心吧。”

“自由的日子过惯了，任何人都降不住我了。就这样吧，不找了。”他玩笑着说，靠在沙发上看她迷人的神采，看她眉目间溢出的那种女性似水的温柔，看她优雅地拿起一杯橙汁往儿子嘴边送，看她注意儿子时那慈爱的眼神，他想象不出这就是曾经与他亲密无间，发誓要生死与共，到最后却跟他不欢而散的女人。“你呢？你好么？”

夏婵依然抿着嘴：“不及你潇洒，你是没人管了，可儿子却管住了我的脚，走到哪都得带着。”话一出口才觉得犀利，语调中还夹带着妻子抱怨的口吻。她一回神，莫名地羞怯起来，于是便勉强地笑起，抬头时却意外地与他的目光撞上了，刹那脸上的笑就尴尬了起来。

“夏婵。”苏扬喃喃地叫，喝了一口咖啡润了润喉而后清晰地对她说，“没能给你想要的生活，我对不起你和阳阳。”

“呃，”她仓促地收起笑，别过脸去看了看吃得正香的儿子，再回头瞟着这个最熟悉的陌生人，“真逗！”她自嘲般地啐道，用餐巾抹了抹儿子唇边的油渍：“阳阳，快吃，吃完了我们就回去，外婆还等着我们呢。”

“……”苏扬轻咳了一声，躬起身，越过桌面伸出双臂抱起儿子：“阳阳乖，吃完了早点跟妈妈回去，等爸爸下次看你的时候给你买玩具。”

夏婵用余光瞥了瞥这父子俩再低下头去，儿子乖乖地点头“哦”了一声，竟然让她笑出了两行泪水。

与儿子一起坐在出租车的后座上，窗外是孤城灯光迷离的夜色，夏婵的心中满

是惆怅。临别时苏扬在阳阳稚嫩的小脸上烙下一吻，将小人儿扶上车，而后看着车子渐行渐远。

他就这么站着，直到后视镜把这个男人的影子缩成一个小点，他却依然久久地目送着他们，也许要等到车子消失在他的视野中后才转身走向他的那辆电瓶车，再一溜烟似的消失。夏婵想象着他，想象着这个80后男人那落寞的转身，孤独在纸醉金迷的夜里被放成了无限大，裹着晚风一路吹送。

二十年前在那幢老式商品房里时不时地传出父亲夏岩和母亲周秀贞的争吵声，这争吵声一浪高过一浪无休无止地在夏家沉重的铁门内一遍遍地上演。夏婵独自瑟缩在阳台的一角偷偷地哭泣。隔着阳台，一个男孩的声音在召唤她：“喂，夏婵，我带你出去玩吧？”她不由得站了起来，泪眼迷离中看见苏扬一张少年老成的脸，这张脸上写满了对她的关爱和怜惜。

是的，他怜惜她，怜惜了将近二十年。在父母争吵的那些岁月里，这个比她大三岁的邻家男孩给她一种坚实的依靠，让她不至于恐慌和寂寞。他带着她飞奔在菰城的大街小巷，用一辆九十年代颇为流行的赛车载着她去郊外亲眷家玩，在一面浅浅湖水中卷起裤脚采红菱，去桑树林里采摘既甜又涩的桑葚，手牵手躺在亲眷家的蚕房里聆听春蚕吃桑叶的细碎声。

而他们回到小区那幢鸟笼般的老式商品房，恋恋不舍地在楼道口分手，她的心就会蓦然间感到孤苦无依。

父亲不在家时，母亲一再地催促她给父亲打电话，而父亲一跨进家门，母亲便神经质起来。她不断追问着父亲在公司里的事情，追问为什么直到深夜才回家？母亲唠叨着，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落在她面前。

苏扬姆妈过来规劝，偶然说了一句：“你们夏岩的人不错的，有本事，有模有样的，多少人羡慕你哦……你就别跟他吵了。”母亲就跟她结了十多年的怨，直到她和苏扬结婚，这怨仇还是没有解开。

母亲周秀贞把苏扬姆妈当成了假想敌，某个周末的午后，她坐在阳台上的一把藤椅上端着茶杯斜睨着隔壁那个忙碌而平庸的女人，这种姿态就跟当年锁在老房子五斗橱抽屉里的一张黑白照片中的祖母是一模一样的。到后来母亲不再跟父亲死去活来地吵了，也不问他的冷暖。隔着阳台，母亲居然还用糯软的语气对苏扬姆妈称父亲为“我家先生”。

“我家先生”多少年不用的古老称呼从母亲的口中被轻易地唤了出来倒着实令苏扬姆妈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许多年过去了，老式商品房也已经拆除，那些从前楼上楼下的邻居也各奔东西了，母女俩在父亲的帮助下搬到了现在的公寓中，而夏婵的心中一直有苏扬，他是唯一值得信赖的男人。

当他们在人山人海彼此不经意地一回眸，意外地见到了对方，一时间便从两个地方彼此飞奔过去，然后紧紧相拥。

“总算又能见到你了！”苏扬搂着她兴奋地说，仿佛他的爱情从搬迁之日起就被埋葬，而此刻的重逢是死而复生。

父亲曾经瞒着她单独约苏扬去酒吧喝酒，问他是否可以辞去工作来他的房地产公司工作？苏扬大口地喝下高脚杯中酒，借着酒兴大胆地回绝：“叔叔，我的工作挺好，我也挺喜欢的……”

苏扬喜欢在工厂里简简单单地当名技术员，凭着扎实的技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而这点却是父亲最最不看好的。

.....

“就凭他在工厂里挣的那点工资，什么时候才能买房买车给你过上好日子？”父亲跑到母女俩居住的公寓，大声地质问她，而母亲却在这一刻保持着出奇的安静。

“你爸爸说的是对的。”父亲走后，母亲看了她一会，再走近去细声细气地对她说，“再怎么讲你也是个富二代出身吧？”呵，富二代，这么时尚的一个词居然从母亲的口中说出来真是滑稽。

母亲的话不禁令她想起了年幼时的某个夏天她们坐在老房子的天井里乘凉，母亲跟她讲起有关于成分和出身的那段往事。“当年我是贫下中农出身，成分是不错的……”多少令她自豪的苦出身，而三四十年后搁在苏扬身上怎么就变得如此不堪了呢？

三

清晨，秀贞一只手牵着小外孙，一只手着拎着菜篮子略显疲惫地从农贸市场出来时竟然与老友褚不期而遇了。

褚穿着一件蚕丝绸缎的黑衬衫，一个个丝绸纽扣儿扣得整整齐齐，头上那缕缕银发被梳理得纹丝不乱。他还是一副教书人规规矩矩的样子，手里轻摇着一把折扇，老远就扯起洪亮的声音隔着一条马路叫她：“小周——”但这洪亮的声音里躲着某种

苍老的意味，总觉得不像是他的。

“哦呦，”在彼此走近时，秀贞含羞地笑道，“是老周哩，还这么叫？”再低头对阳阳说，“阳阳，叫爷爷！”于是小人儿乖乖地叫了声爷爷，好奇地打量着眼前这位人高马大的老男人。

褚也诧异地看着这个叫他爷爷的小人儿，迟疑地问：“这是婵的小孩么？她结婚了？”而他印象中的夏婵却始终停留在她十七八岁的模样。

秀贞低着头，用余光看着这个男人诧异的表情，笑得有些难堪：“是啊老褚，我们真是长远不见了。”

“你以后不要再来我家了。”若干年前秀贞在自家的客厅里无奈地对褚说，“我女儿毕业要回菰城来实习了，……可能，可能就在明后两天。”这吴侬软语如同戏文里的一句台词被她期期艾艾地唱了出来。她冲了杯褚爱喝的摩卡咖啡端到他手里，然后欠身坐下，像个胆怯而无辜的小女子。

褚用一把小勺一下下地搅拌着杯中的咖啡，而后细抿了一口，再搁下——人生的滋味就这样在他的唇间尝出了别样的滋味儿来。“你女儿回来了，我们的关系就结束了？”他问，专注地看着她。

她不响，就这么低头坐着。窗外的一束阳光洒进来，刚好落在布艺沙发前投下两个人影，只是这两个重叠的影子看上去仿佛是她坐在他身上一样。

当年在学校，褚是她的领导。他比夏岩更早地领略过她穿乔其纱连衫裙飘逸的风采，比夏岩更早地爱慕上这个娇小的玲珑女，只是褚还没来得及向她表白，她便成了夏岩的女人。

因为有褚校长的认可，她还当过学校的教导主任。褚目睹了这个女人在婚姻里的转变，如同花儿一般从绽放到慢慢被岁月氧化。

“一朵花既已凋谢了，你拾起来又有什么用？”秀贞含泪问他，可他还是不管不顾地在妻子病逝后选择了重新爱她。

记得当年在老式商品房的卧室里，她背对着褚，泪汪汪地仰视着双人床上方的墙壁上一张虚设的婚纱照。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她和夏岩在菰城一家老照相馆拍的，她穿着纯白的席地婚纱，施着如同戏子般浓艳的妆含羞地依在爱人的身边，夏岩一身燕尾服同样施着淡淡的戏妆，深情款款地凝视着她，背景是琼楼玉宇，埋着女人多少浪漫憧憬？

当年褚冲动地从背后抱住她，皱着眉对她说：“早知道这样，你又何苦嫁给

他？”她猛地一惊，将灵魂跳回到现实中，转念想道：是呀，自己怎么会鬼迷了心窍，放着身边好好的男人不要，偏偏嫁给了一个离自己那么遥远的人呢？遥远得如同墙上高挂着的这张婚纱照，只能久久地仰着头独自张望——这女人的憧憬再美好又能给予多少实在呢？

在褚的怀里，她没有挣扎，没有像从前那样对他的情感视而不见。她只是背对着他，泪无止尽地落在腮边，虚弱的身体在瑟瑟发抖，轻轻地告诉他：“我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好。”

褚的哀叹声从她的身后发出来，他的嘴紧紧地贴着她的耳根，居然让她分辨不出这厚重的叹息里是否还隐着自己的气息。“……你是我在这个世上最爱的女人。”依稀地，她只听到褚的后半句话，那半句情话着实打动了她，让她动容地转身，泪眼迷离地望着他。他撩开遮挡在她眼前的乱发，告诉她：“你还有我在爱。”

“要死！”她啐他，啼笑皆非地说，“想不到你还会说这样动听的话。”而后低头不看

褚跃跃欲试地想吻她却迟迟没有这样做，仿佛是生怕自己太唐突。他也没有追问夏岩为什么要背叛她，就如同她没有追问他妻子是得了什么病而去世的那样，他们都敏感地意识到彼此不是对方所深爱的那个——深爱的那个已经远去。

“我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好。”她又说，“跟他一起生活时，我也很爱吵的一个女人，稍有不对就埋怨他，特别是他开了公司以后，我几乎日日夜夜跟他吵，在电话里，在家里甚至还闹到他的公司……我……我不是你想象的那个女人，不是当初你在东风小学所认识的那个小姑娘……”她断断续续、犹犹豫豫地说着，低垂着潮湿的眼睑，不敢与他的眼睛有片刻的对视。

褚捂住她的嘴，宽容地吐出：“别说了，女人哪有不任性的？”

只为了褚的这句话，她便“哇”的一声悲恸了起来，将头深埋在他的怀中。

秀贞彻头彻尾地忘记了在褚调离后他们是怎样重逢的，像是偶遇，又像是冥冥中老天的安排。他好比是一根救命的稻草，唯有抓住他，她才不至于迷失。

而仔细想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离婚对一个女人而言真是比寡妇还不如——楼里的女人往往表面上对她热情，而背转身却窃窃地议论起她带来的高个男人：

“刚刚那个子蛮高的男人又来了，进了伊的门长远不出来，出来的时光，伊的眼圈还是红的……”

“……哼，刚离婚就又有了新的，可见得这个女人家不一般呀。”

“.....”

苏扬姆妈想接话时，正巧看见夏婵背着书包放学回来。她亲切地朝女孩笑：“婵，放学了啊？”而女孩却不理睬，自顾自地上楼。

女人们张开嘴，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不要讲哩！”苏扬姆妈急急地阻止，皱着眉，一只手空指着楼梯，“这个小因才是真正罪过的。”

.....

隔年初夏的某一天，夏婵“咣啷”一声重重地打开一扇铁门将书包狠狠地撂在沙发上。

当她径直走向母亲的卧房时，小小的她居然跟高大的褚迎面撞上了——她撞在了那男人的身上，一个趔趄差点倒下去。褚扶住了她，她却忿忿地瞪着这个男人，仿佛与他有着刻骨的仇恨。母亲秀贞披头散发地穿着睡衣心急忙慌地跑出来，于是这刻骨的仇恨便如此残忍而真实地在她的心头划下了一道口子。

秀贞尽可能地向女儿解释她跟褚的关系，她耐着性子在这个半大的小人儿面前无济于事地讲着：“这位褚伯伯以前是东风小学的领导，对姆妈蛮照顾的.....”

“那你爱他么？”婵打断母亲的话，指着在一旁呆立着的褚，一针见血地问，“你爱爸爸多一点，还是爱那个人多一点？”

秀贞用泪眼与女儿对视，夏婵尖锐的目光刺痛了她，她扯起嗓门尖声呐喊着：“我和你爸爸已经离婚了，我们没有关系了，你这小人到底懂不懂？”

夏婵忿恨地转身抓起书包奔出家门，铁门“咣啷”一声重重地撞击在做母亲的心上。

“你不要再来了！”秀贞在褚面前跺着脚，歇斯底里地喊，再抬头泪眼婆娑地看着他。

褚脸上的表情有些僵硬，他一语不发地直直地站立着，倒好像是个犯了错的大男孩，然而他没有要从她身边消失的心思，他放不下这个孤独的女人。“我跟你一起去找她！”最后他迟疑地开口，伸出粗大的手掌去握女人冰冷的手，情不自禁地将她搂进怀里。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褚的怀抱才是她最温暖而坚实的去处，而她偏偏不能要。做姑娘时，她因夏岩而忽略了他，忽略这个男人看她时痴迷的眼神，到后来她恍惚地转身却发现自己越来越要不起，呵，爱情对周秀贞而言是多么奢侈的一样东西！

秀贞放下身段一遍遍急促地去敲隔壁苏扬家的门，一遍遍地问苏扬姆妈：“婵到底有没有来过你家？是不是被苏扬带出去了？”

苏扬姆妈一脸的愕然，她看着这个欲哭无泪的女人再本能地向女人身后的男人张望了一眼，冷冷地笑了笑：“没有，苏扬这段时间要准备高考，根本没工夫跟你家夏婵出去的。”随即不由分说地关上门，一再地将心急如焚的她关在门外。

秀贞骑着一辆女式自行车跑遍了菰城的大街小巷却始终没有找到她的宝贝女儿，后来还是褚深夜在一家迪厅里找到的。

夏婵穿着一条半透明的吊带衫披着一头秀发在舞池里跟一个小男人疯狂地扭动。动感的音乐刺激着她，让她时不时地用性感的身體向小男人挑逗，男人正中下怀地看着她痴笑，再一把搂住她的臀。

褚忍无可忍地冲进舞池，恨铁不成钢地将夏婵猛地拽了出来，一直拖到迪厅门外。夏婵恨声尖叫着：“你凭什么要管我？我不要你管！”褚的心中掠过一阵沮丧，对着固执的女孩厉声大喊：“我是替你姆妈来管你的。你不能这样，你要是变坏了让你姆妈怎么活？伊一个人带着你，多么不容易，你作啥这样不懂伊的心呢？”

.....

“婵既然这样不喜欢我，那我们就算了。”褚思虑再三，终于沮丧地说。

秀贞与他安静地对坐着，低头浅笑：“对不住啊老褚，我个人的问题还是等婵大一点再说吧，过两三年等这小人上了大学，我也就省心了。”她端起桌上的一杯咖啡给他，他伸手一接，手心不自觉地稍稍盖住了她的手背，她本能地一怔，抽回手去，再怔怔地抬头却不看他，嘴角还是挂着那丝浅笑，女人谦和而隐忍的笑一下子拉开了她和他的距离。

秀贞牵着阳阳与褚并排地走，褚摇着一把折扇，微风将他的衣襟吹得一鼓一鼓的。

两人就这么沉默着一路走到公园，在绿荫下她放开小外孙的手让他独自奔跑开去，而她则和褚同时坐在了石椅上。

“你没有变。”她看着他鬓角的丝丝白发，轻细地说了一句。晨光斑驳地从树枝间洒下来，她脸上浮起的淡淡笑容让人蓦地想起了当年女人的谦和与隐忍。

褚侧身，收起折扇细细地看了看她，再将目光抛向奔跑嬉戏着的小人儿，玩笑般地说：“你倒是变了不少，居然连外孙都有了。”

她似笑非笑地抿着嘴，用余光注视起身旁的老男人来，片刻之后终于忍不住“扑

哧”笑出了声。

“笑什么？”褚困惑地问，不禁低头将自己周身打量了一遍，而后当他再抬起头来时发现这老女人的脸竟是红的。

女人羞怯的微笑，让褚一下子有种时光错位的感觉，仿佛眼前所见的明明是十年前的她。

十年前夏婵终于去了省城读书，秀贞终于可以无所顾忌地投入他的怀抱，让他疼、让她爱——一朵被岁月氧化的花，竟久旱逢甘露般地在男人的浇灌下滋润了起来。她别了老式公房里女人们多疑的目光，别了她和夏岩那段不堪回首的过去，在女儿走后整整四年的时光，她在一个人的公寓里终于奢侈却低调地演绎了又一场属于自己的爱情。

四

夜已是很深了，夏婵在太湖山庄跟一位叫康辉的男士过完七夕节后打车回到公寓楼下时不禁抬头望一眼，发现家里的灯还亮着。四野寂静无声，树上的蝉早已停止了鸣叫，夜风徐徐地吹送，吹起了二楼母亲窗前的帘子，轻柔地舞动着。

是的，母亲一直喜欢这种轻风舞动的感觉，好像她大半生的光阴都在跟自己的影子一起摇曳。她喜欢把自己融入一个悲情的角落中，喜欢带着轻愁和幽怨得过且过，仿佛所有的人都欠了她的。

一上楼夏婵就听见母亲踏踏的拖鞋声，随后大门被支开一条缝，一束暖色调的灯光打照在电梯口，刹那间有种在昏暗和迷茫中豁然洞开的感觉。

“回来了啊？”母亲站在门口问，将一双拖鞋放在女儿脚边，再接过女儿的包，“是不是康辉约的你？”

夏婵低头换鞋并没有理会母亲的话，只是轻声轻气问了句：“阳阳睡了吧？”

“睡了。”秀贞带着似有似无的怨气低低地说，“你这么晚回来，难道还要让小人等啊？”

.....

“今天早上在菜场碰到你褚伯伯了。”等夏婵从浴室里出来后，母亲故意漫不经心地轻声哼出。她坐在厅里一张布艺沙发上，就这样若有所思地侧身靠着，落地灯的暖色照得女人的脸迷迷离离的：“我发现伊其实也老了。”

夏婵用毛巾擦拭着湿淋淋的头发，猝不及防地听到母亲的话便停止了动作，怔